

再走金沙江



三江交汇处的水富港,霞光笼罩。

# 滚坎坝,西来之水于此浩荡奔长江

记者 杨明

水富的地理自然,有两条河流是至关重要的,一条当然就是金沙江,另一条则是从大关流过来的横江。

站在横江和金沙江奔涌汇入长江的水富港,正在扩建的港口是昭通市海拔最低处中嘴。中嘴267米的海拔拉近了乌蒙群山与浩荡长江的距离,山俯身水,水顺从山,从唐古拉山雪山泉眼里汨汨流出的高原之水,终于在这里汇入中国的第一大河。

昭通市境内主要分布有金沙江、牛栏江、横江、白水江等河流,属雨水补给型的高原河流,属于长江水系。其中,直接流入金沙江的有横江、牛栏江、以礼河等大小河流40多条;流入长江干流上游的有罗布河、赤水河等;流入乌江的有以萨河、泼机河等。

在水富人的记忆里,山河是年轻的,中嘴这个名字是相对于港口的,水富城市所在的地方,他们还是喜欢“滚坎坝”这个称谓。

在乌蒙群山中,带有“坝”字的地方,大多是高原上的开阔地,具体的表现是四面环山,中间形成一个坝子。滚坎坝,区别于这种状况。

金沙江、横江将水富的地理位置,进行了锋利的划分,作为山河的符号,坝子的生动趣味被奔涌的江河截停,在这里,坝子是山河的结合体,是乌蒙群山俯身金沙江和横江,最后向长江低头的缓冲带。

大河喧嚣去,金沙江和横江向长江奔来的时候,锋利的流水,见山称王,遇河封侯,从通天河、沱沱河,再到澜沧江、金沙江,流水每临高山峻岭,总要砍伐下一些尘土,裹挟而下。

滚坎坝人冯学辉,大半辈子在金沙江行船上,作为曾经的纤夫,他梦想人生来一次壮丽的远航,但他一辈子困于大山大水交汇处,一生没有走出滚坎坝。在纷繁的往事中,以前喜欢在金沙江边独钓的他,现在喜欢在电视机前观看关于江河的电视剧。

按照一个水富文化人提供的地址,我们按图索骥找到他居住的单元房后,他正在看一部关于纤夫的电影,简单打个招呼后,他仍默默地坐在沙发的角落,看这部年代久远的电影。看到激动处,他猛地站起身来比划了一个拉船的动作。

“哎,像个孩子!”在一旁忙家活路的老伴叹了一口气。

在老冯看电视剧的时候,老伴略带怨气说起老冯这个滚坎坝人与江河牵连的往事。

年近古稀的冯学辉出生在现在的绥江县官田坝(现为绥江县新滩镇鲢鱼村官田片区),现在,籍贯登记是“云南水富”。在生产队盛行的那个年代老冯是一名船夫。

15岁时,冯学辉第一次随父辈上船就遭遇险情——逆江而上的船在湾滩礁触礁,幸而被过往的船只连人带船一起救下。自小在江边长大的他,迫于生计,还是咬牙坚持下来。1973年云天化建厂时,他被安排到航运公司工作。那时的船是木船,笨重的木船主要运送木材、河沙、矿石到四川,然后每天记工分,领取粮票、油票、肉票、布票……

后来,冯学辉家族里承包了一艘船,他跟着大家一起行船,那时,他的薪酬少,勉强够养家糊口。

这一干就到了1993年。水富的发展还是与水有关。冯学辉的日子不紧不慢,年轻的水富却不曾停下向前的脚步。云天化建厂,水富迎来建县的机会。顺着流水的方向,一路欢快脉动奔大海的江水梦想着尝一尝咸咸的海水。

在水富,流动的水带来不断赓续的力量。金沙江的航运史实则是内河的不断逆流而上,从盐津以东至滚坎坝的航道,古称石门江(即横江),可供木船行驶。古代转运京铜和盐等,皆由这里起运。现在,从水富港口起航,沿金沙江顺长江而下,即可直抵上海,水富也成为西部地区通江达海、饮马长江的第一站。

水富的水是大山的脚步,水富的人是高山和江河的儿子,一路颠簸,随山河踏风奔走,最后临山而栖,沿江而居。《尚书·禹贡》《华阳国志·蜀志》《史记·西南夷列传》《经世大典》等典籍上明确记载着滚坎坝的物和人。在距离滚坎坝不远的楼坝,金沙江和横江间静卧的一个村庄,历史上溯到公元前数百年,水富的历史名片“五尺道”“南丝绸之路”“北大门”等也有了现实意义。

水富是年轻的、滚烫的,江边人奔跑的脚步,唤醒江河的温度。在山河的相接处,滚坎坝的水一下子就开始温热了,这里的水是天然优质温泉,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和疗养价值,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天然露天温泉浴场。谷内的泉池甚多,大小可自

选,大的可容纳千人,小的容纳三四人,且温泉品目繁多,有玫瑰花瓣池、醋池、啤酒池、牛奶池等,另外配有滑草场、网球场、羽毛球场、沙滩排球等娱乐设施,如果在周边没去处的话两三个人闲着去玩就可以。

顺着金沙江北上,山河开始昂头,海拔一点点抬升,在这里,乌蒙山逐渐隆起,云上,春归的海鸥,秋来的黑颈鹤,这些高原的精灵不屑理会山脉的挽留,海鸥迎着金沙江嬉戏、飞翔。从西伯利亚飞来的黑颈鹤目标则是山巅,它们越过山丘,翻过山岗,飞到金沙江边的大山包,在寻觅到一块草甸后,在这里停下,等候冬天的到来。

无论如何,这些候鸟都会在高原大泽与山脉的连接处——滇东北保留较完好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的铜锣坝国家森林公园。在这里,黑颈鹤只是停留片刻,补充了食物和水后,它们继续往南飞,海鸥试着尝了一下仙女湖的水后,也转身飞走,留下水面荡漾的涟漪后,欢快地向着金沙江飞去。

水富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毛利燕是一名歌者,在滚坎坝的码头,她写下水富抑或滚坎坝在不断扩展的欢乐图,远望向家坝水电站浩浩之水,在金沙江心中流击水,在《水富是故乡》一歌中,用美妙的歌声唱诵万里长江第一港水富的时间——

一阵汽笛声,划过长长长江  
可以看见啊,水富港人来人往  
远处江面上,一艘艘船儿满仓  
号子响两岸,扬帆起航的希望

花花的衣裳,漂亮的姑娘  
小城故事在耳边轻轻回荡  
江边坝坝茶,鱼儿来回游荡  
只是看一眼,你就念念不忘

思念的人啊,水富是故乡  
茶里的故事,儿时的念想  
美丽的城市,包容的力量  
酒里的老歌,我们一起唱

霓虹的葵街,撩人把把烧  
一杯醉明月,洗去一天的紧张  
夜幕降临了,江边起风了  
坐在临江公园,唱着水富是故乡

在滚坎坝,只要你能找一块青草坪坐下,就有蓝天白云环绕,就有大江东去的浩荡铺天盖地袭来。幕天席地,顺着清风、明月的金沙江,毛利燕唱颂的“故乡”,是一种精神的纬度,要寻找岁月赋予水富的维度,仍要不停行走,掬一捧清凉的江水,浣洗此生热烈,抓一把温热的泥土,唤醒沉睡的大山。

在宽阔的江面上,汽笛声声,一艘艘货运轮船驶出港口,沿江而下进入重庆——武汉——上海等城市,然后直航出海。

水富港是金沙江流域700多公里库区物资翻坝转运的最后一站,也是内昆铁路和昆玉高速公路南下入滇的第一站。近年来,随着水富港中嘴作业区建成投入使用后,水富港每小时装卸效率提升8.5倍,金沙江和长江黄金水道的转运能力得到极大的提升,2022年,港口运输总量达到了100万吨,今年预计将增加到130万吨。

昭通水运见于记载最早可追溯到北魏晚期郦道元所著《水经注·卷三十六》,其中有这样的表述:“自朱提至樊道有水步道,水道有黑水、羊官水,至险难。三津之阻,行者苦之。故俗为之语曰:槽溪、赤水,盘蛇七曲。盘羊乌枕,气与天通。看都漫漈,住柱呼伊。庾降贾子,左担七里。又有牛叩头、马搏颊坂,其艰险如此也。”其中所书,朱提为今云南省昭通市。樊道为今四川省宜宾市。水步道:水路和步行的陆路。黑水为今云南省盐津县之普洱渡。羊官水:为今云南省大关县之大渡(任乃强认为)。据《华阳国志》载,三国时期蜀国丞相诸葛亮南征云南孟获,亲率西路大军从安上(今四川省屏山县新市镇)溯金沙江入滇,入越嶲,驻军车水(今四川省美姑、金阳县)。据《宋会要辑稿》称:“宋淳熙八年(1181年)七月十八日,臣僚言,马湖生蛮……(今屏山少数民族地区)常年中马,操舟顺流直抵叙州府城下。”

从以前繁冗难懂的文字到逐渐简明的半文半白话文介绍,金沙江

的航运史也开始明晰。在这些文字中,说明金沙江屏山段,自古即为自然通航,唯因枯洪水位差太大。且险滩多,故不能终年通航。

唐宋以后,金沙江横渡渐多,其间已有小船载运。此后,金沙江的航运几经周折,但运力较差,还是以陆路(五尺道)为主。

清雍正及乾隆年间,因京铜运输艰难,京师钱局有断炊之虞,同时中原对滇铜等物资的需求日益增长,单靠陆路的人背马驮已难以满足需要,为确保京师及各省铸钱对铜的需求供给,全长650多公里的金沙江开浚工程得以开工。当时,开修航道的工具和办法极为原始:先伐木为薪,堆放在露于水面的礁石上纵火焚烧,再灌水激激,待礁石酥脆,再用斧钺锤打。而修建金沙江两岸的纤道,工匠要悬空在崖壁上凿孔、楔桩,连成栈桥,再用斧钺锤修整。

1745年,金沙江航道下段开通。1748年,上段开通。历时8年之久的建设,千古闭塞的金沙江终于看到了舟楫,实现了“舳舻相接,欸乃之声应山而响,而自蜀至滇商贾贸易者,亦络绎往来矣”。金沙江航运最盛时期,大小木船一天达200余艘,下运贡铜、上运盐米,年运铜量150余万公斤。

1943年,金沙江试航与通航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,但随局势的变化,最终没有实现水陆联运、全线通航的目标。

金沙江的内河航运码头中,正式的史料在列示了蒙姑渡口、石匠房栈道、龙王庙渡口、黄草坪渡口、攀枝花渡口、铜船码头、楼坝渡口、盐津渡口等一长串渡口、码头名录后,最后一句是这样说的——“其他较为重要的渡口还有水富的中嘴等。”

新中国成立后,人民政府加大了对金沙江水运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,滚坎坝所在的区域声名鹊起还是因为水富港的建设。

1999年底,昭通全区水运线路有水富、绥江两港至重庆、四川、湖北、湖南、安徽、江苏、江西等省市。客运航线集中在滇川两省的通行上,线路有云南绥江至四川宜宾市。

1985年2月4日,云南省政府批准兴建水富港,1986年11月25日破土动工兴建,由客运码头、杂货码头、煤炭码头和已建成使用的云天化大件专用码头组成。

1992年4月水富港初步建成,几经改扩建,现仍在进行更大规模的改扩建,已经上升为千万吨级的枢纽码头的水富港,承担起昭通乃至云南水上大通道的通江达海的意愿。

站在滚坎坝中嘴,完成了一次华丽转身的水富港,引领金沙江等江河的西来之水,舞起云南内河发展的龙头,开始逐渐融入长江的欢快脉动。

(图片由通讯员周季提供)



记忆中的中嘴港口。



水富港“中嘴作业区+中心作业区”规划图。



未来,水富港正在形成以中心作业区和中嘴作业区为主体、向家坝作业区翻坝运输为辅助的港口布局。